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T9299/8125(54)

閏位偏霸門十五

五季篇四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章

閏位偏霸門十六

五季篇五

漢劉知遠代晉章

閏位偏霸門十七

五季篇六

周郭威篡漢章

學海君道部創業類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八

創業類三十

閔位偏霸五十

五季篇四

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章

高祖皇帝姓石名敬瑭晉陽人唐主嗣源之婿也

晉紀曰石敬瑭其父臬捩雞常從晉王李克用征伐有功官至洛

州刺史以前事詳敬瑭為人沈厚寡言李嗣源是為明宗晉王愛

之妻以女由是常隸嗣源帳下號左射軍使梁貞明二年丙子歲

晉王存勗已得魏州梁將劉鄩急攻清平晉王馳救之兵未及陣

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晉王拊其背而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戊午晉王與梁戰于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從嗣源復擊敗梁兵嗣源戰胡盧套楊村爲梁兵所敗敬瑭常脫嗣源于危癸未晉王稱帝于魏是爲遣嗣源取鄆州敬瑭從嗣源破鄆據中城俄而平汴唐主都洛陽敬瑭官未顯者以不好矜伐故也惟嗣源心知之丙戌唐莊宗同光四年春二月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夏四月唐弑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監國唐主嗣源立

二月鄴都之亂唐主遣李嗣源討之至魏而兵變因擁入城欲推爲主嗣源初欲自歸于朝明已所以不反者累奏皆爲李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疑懼石敬瑭獻計曰夫事成于果決而敗于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

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嗣源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爲前鋒諸軍繼之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汴守將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嗣源遂入汴唐主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唐主西還嗣源命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卒四月唐主遇弑嗣源入洛陽自稱監國時唐主子魏王繼岌方征蜀聞變東還嗣源恐其爲變以敬瑭爲陝州留後已而繼岌死于渭南任圜代將其衆而東嗣源命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

丁亥

唐明宗天成二年

春二月唐以石敬瑭爲六軍諸衛副使

唐主嗣源既立

是爲明宗

以石敬瑭爲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

置等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爲政以
廉聞昱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賊汚論死唐
主下詔書褒廉吏安崇阮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爲首

冬十月唐以石敬瑭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唐主如汴州以石敬瑭爲御營使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命敬瑭
董親軍倍道星河信宿及浚城一鼓而登之唐主至大梁守殷自
屠其家賊中遂定以敬瑭爲宣武軍節度汴曹等州觀察處置使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故改賜耀忠匡定保節
功臣戊子夏四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鄴都留守天雄
軍管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徙鎮天雄五月拜駙馬都尉

庚寅唐長興元秋九月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遣天雄節度

使石敬瑭討之冬十二月唐石敬瑭攻劔州不克

九月東川董璋反與孟知祥并力拒唐唐主以石敬瑭爲東川行
營都招討使分兵討之復以敬瑭權知東川事十一月敬瑭入散
關王弘贇等已克劔門十二月敬瑭至劔門進屯劔州北山蜀將
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進擊廷隱廷隱
擊敗之還屯劔門敬瑭征蜀未有功而安重誨請自往督戰唐主
許之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
伐唐主頗然之

辛卯春二月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石敬瑭復引兵至劔州屯于北山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劔門二
月朔敬瑭以遂閬旣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

夏四月唐以石敬瑭兼六軍諸衛使

石敬瑭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徙鎮河陽三城未行而契突厥吐谷
渾皆入寇

壬辰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是時秦王從榮統六軍石敬瑭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
疾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
主命擇帥臣鎮河東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瑭爲請敬瑭亦
願行唐主卽命除之旣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遂召康義
誠詣闕於是延光等欲用義誠議久不決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爲
非可太尉不可衆從崧議遂拜敬瑭侍中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
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落六軍副使敬瑭乃行敬瑭至

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
委瓌冬十一月唐明宗殂子從厚立

甲午春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

從珂反

正月加石敬瑭兼中書令二月朱弘昭馮贇忌敬瑭位望功名大
得衆心不欲久在太原徙鎮成德而徙潞王從珂鎮河東三月從
珂起兵于鳳翔唐主遣使召敬瑭欲令將兵拒之康義誠固請自
行乃止

夏四月唐主出奔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

四月朔唐主出奔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社稷大計
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爲至此唐主曰義誠亦叛去
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回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宿將習事請與圖之

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
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
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唐主于衛州驛以弘贄之言告弓箭
軍使沙守榮并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共之憂患亦
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于公冀皆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
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
與暉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
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從珂入洛廢唐主
從厚而自立尋弒從厚于衛州

尹氏曰綱目書唐主出奔而不言其所如則是逃竄奔逸茫無
所之也敬瑭國之懿親領重鎮擁強兵聞難入朝幸而相遇正
當協力扶持庶幾或有可濟之理旣不能然乃反殺其從騎是
猶奪餓者之食而引繩以縋絕之耳直書於策然則非特從珂
反敬瑭亦反矣悖亂一至於此可勝歎哉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初唐主從珂與石敬瑭皆以勇事力善鬪事唐主嗣源爲左右然
心競素不相悅唐主從珂旣卽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旣畢不
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累爲之言而鳳翔舊
將佐多勸唐主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
忌敬瑭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
與吾同艱難今我爲天子非石郎尚誰托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
使北面總管

乙未

唐清泰二

春二月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石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好諮訪外事常令李崧等更直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唐主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赦粟又詔鎮州輸絹五萬匹于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于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促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唐主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敬瑭七月

以張敬達為北面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敬瑭之權

丙申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正月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

明宗之女敬瑭之妻

上壽畢辭歸

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

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

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李崧呂琦議與契

丹和親以制河東薛文遇深以為非其議遂寢初敬瑭欲窺唐主

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唐主與執政議從其請移

鎮鄆州房昂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唐主猶豫久之五月

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

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
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
唐主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
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宋審虔鎮河東制
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張敬達爲西北都部署趣
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于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時主上面許
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先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
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歿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
意若有寬我當事之若加於我我則改圖耳

舊史云帝召僚佐謂曰孤愛命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北門
一生無所除改今忽除命莫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過相猜乎又

今年以千春節請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
石郎反耶此疑訝之狀固且明矣國家用后族委邪臣沉湎荒惑
萬幾停留張令昭逐延浩于鄆以延浩之愛弟不知其罪是失
刑也副樞密使劉延郎贖貨賂抑勲功侯伯爲之長歎是失賞也
二者旣去不亡何時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說人情大去不
能扶危持顛憤憤于方寸者三年此際我無異志朝廷自啓此機
不可頽然死于道路况太原險固之地積粟稍多若且寬我當奉
之若加兵我則內告隣方北構強虜興亡之數皎皎在天今欲發
兵稱疾以候其意諸公以爲何如

天臺胡氏曰河東事情此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
重於言重於發者懼言之則發大亂之端在已而無以善其後

耳清泰主鬱鬱於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
又曰觀敬瑭所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秦維翰
之言正會其意耳

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直不責也判官趙瑩勸敬瑭赴鄆州
觀察判官薛融曰瑩書生不習軍旅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
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
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
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
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
公明宗之愛壻今主見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
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

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以
羽林將軍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
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
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皇甫立奉敬瑭反
敬瑭表唐主養子不宜承祀請傳位許王唐王手裂其表抵地以
詔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
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部
署楊光遠爲副督 諸軍進討丁未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
戊申敬達奏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
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安元信將所部六百人戊代
州代州刺史張郎善遇之元信密說郎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

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率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瑭謂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治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強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亦卒步騎五百奔晉陽時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無度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帥衆攻走之

尹氏曰從珂以反叛得國敬瑭與有力焉既以河東與之又復無故改命故綱目不書其反然謂拒命則敬瑭之罪固自不可逃免况又書討以正其名乎

劉氏曰從珂敬瑭一也彼書舉兵此書拒命書討何罪敬瑭也請而後命而又拒焉過不在上矣故唐書討使敬瑭無衛州之事果能仗大義責不當立者又豈直書舉兵而已哉

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

尹氏曰此何以不書誅敬瑭固有罪矣而唐主亦自弒逆之人也况又失信召禍者乎是以書法如此

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石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大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

許侯仲秋傾國赴援

劉氏曰蠻夷借兵之辭五曰請助曰致助曰入援順辭也曰發某兵尊辭也曰遣使以某兵至敵辭也曰乞兵卑辭也曰求救急辭也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莫下於求救者矣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

八月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值風雨水潦不能合圍而晉陽城中人心雖固糧儲漸乏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楊武谷而南至晉陽陳于汾北之虎北口石敬瑭合兵攻敬達營唐兵大敗敬達收餘眾保晉安寨契丹亦引兵歸營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引兵會圍晉安寨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

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于唐唐主大懼下詔親征先遣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趙德均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潘環糾合西路戎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自將發洛陽至懷州德均志在吞併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聞不能相通唐主憂懼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爾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女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乃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衣之築壇

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改元天福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疋改元天福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

胡氏曰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至不爲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尹氏曰契丹舉號蓋夷狄耳狄契丹則狄敬瑭矣敬瑭君父契丹苟焉無恥是亦夷狄而已割地與虜書曰賂之則是中國夷狄皆沒於利也他日舉族淪陷死於沙漠尚誰咎哉

丘氏曰皇帝者天子之稱必上應天命下順人心然後足以當之彼敬瑭者乃爲夷狄所立則是所以君國子民者不受命於天而受命於羗羗之醜類也則夫端冕垂旒端居於殿陛之間以受天下臣民之朝不亦可羞可愧也哉且中國之上地二帝三王之所自立衣冠禮樂之所在也一旦以吾欲求富貴安榮之故割而棄之以畀夷狄俾奴婢我子女草芥我性命魚戎我族類吾自爲計則得矣如生靈何遂使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敬瑭之罪大矣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唐主還河陽趙德均降于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令晉主盡出諸子擇之晉主兄子重貴早孤晉主養以爲子貌類晉主而短小

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均父子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卽位楊光遠降衆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崧勸唐主南還從之洛陽大震居人逃竄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均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鎖之送歸國

尹氏曰以者不以者也敬瑭爲契丹所立亦旣書于冊矣至是又書契丹以之南下則是聽命夷狄進退皆出於契丹耳敬瑭冒利無恥不足道也中國不競而使夷狄主之是則可哀也已故特筆以志之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大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旣定吾卽北返矣因泣別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晉主至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迎降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敬瑭入洛陽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于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處等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

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球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

十二月追廢唐主從珂爲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劉氏曰唐追廢朱溫父子書姓書名此其書唐主何不予敬瑭之廢之也從珂雖篡敬瑭之舉未見其此善於彼也故其廢書唐主其葬書故唐主皆不予其廢之之辭也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八終

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九

創業類

閏位偏霸六十

五季篇五

漢劉知遠代晉章

高祖皇帝姓劉名知遠

人初從晉主敬瑭爲裨將

歐史劉知遠初與石敬瑭俱事唐主存勗知遠爲橫衝兵馬使已卯冬存勗與梁人爭德勝敬瑭戰于河濡梁人斷其馬甲追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存勗稱帝而弒嗣源立于辰冬以敬瑭鎮河東敬瑭以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甲午春唐潞王從珂

舉兵逼長安唐主出奔敬瑭自鎮州朝京師遇千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敬瑭以虞變敬瑭與唐主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敬瑭入室敢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卽率兵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置唐主傳舍而去從遂珂弒唐主而自立敬瑭復鎮河東

丙申

唐清泰三年
晉天福元年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

唐主徙石敬瑭鎮天平敬瑭懼與將佐謀拒命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桑維翰亦贊成之敬瑭意遂決唐主遣張敬達等帥衆討之七月敬瑭遣使稱臣于契丹以求救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

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

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劉知遠之

識畧過于
石敬瑭

八月敬達圍晉陽敬瑭以知遠爲馬步軍指揮使降兵

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

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等高壘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它奇策

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辨之

敬瑭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赴援屢督敬

達急攻晉陽竟不能下契丹兵旣至敬瑭遣知遠出兵助之大敗

唐兵死者近萬人敬達走保晉安敬瑭得唐降兵十餘人知遠勸

盡殺之契丹立敬瑭爲晉皇帝知遠由軍城都巡檢使爲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權點檢隨駕六軍諸衛事尋改保義節度使充侍衛

馬步軍都虞候契丹主德光送晉主王潞州臨別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世俗謂勇猛爲操刺錄其本語且與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之十二月唐主自焚死晉主入洛陽命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于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

丁酉秋七月

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緝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幘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尋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

巳亥春三月晉主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三月晉主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以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徒知遠鎮歸德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耻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謝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于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柰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庚子春三月晉以劉知遠爲鄴都留守

三月辛未晉王詔以劉知遠爲鄴都留守徙北都留守安彥威爲歸德節度使九月己巳知遠自鄴入朝

辛丑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七月己巳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八月馮道李崧屢薦杜重威之能以爲御營使代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

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

九月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唯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韃靼契苾同起兵旣而承福降知遠韃靼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壬寅夏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正月晉主加劉知遠侍中四月晉主疾亟有旨召知遠入輔政齊王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晉主敬瑭殂重貴立加知遠中書令

癸卯秋九月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

晉王以景延廣言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旣而歸之延廣大言使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辰

晉開運元

甲辰春正月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

兵禦契丹二月契丹度河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不進

正月契丹主入寇晉主自將次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與晉相拒別遣偉王攻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破之于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偉王自鴟鳴谷遁去二月晉主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詔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三月封太原王詔罷兵還鎮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八月以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使與杜威督諸鎮以備契丹方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跡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乙巳春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二月晉主親征契丹至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四月封北平王

陞位倫軍 卷十一 五
胡氏曰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爲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爲務此固備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繇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蓄其力相爲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執德光其能得志於中國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踈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歐史曰知遠從晉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勲位已高幸晉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秋八月又拜北面行營都統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未嘗出兵

丙午秋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五月加劉知遠守太尉八月晉主旣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于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貲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于內地詔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

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九月契丹三萬寇河
東壬辰知遠敗之于楊武谷斬首七千級

冬十一月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
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

丁未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晉諸藩鎮皆降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契丹

初晉主忌劉知遠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
實不得與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
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
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
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容

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
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
入屯入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
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于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柅知遠
又遣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入文珂還
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孔目官郭
威言于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
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
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
所利止于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
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

朝于契丹遣使謀于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

尹氏曰旣書藩鎮皆降矣至是始書知遠奉表者所以見河東之強力足拒虜而不知拒坐視晉朝傾覆而不知顧所以罪之也故晉已亡矣而猶繫之晉者所以表其爲晉臣而不救晉也其曰奉表而不稱臣者猶爲中國諱之也

二月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馮陵中原無主今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于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意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二月命榮澤史弘肇集諸軍于毬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

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巳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乃斬愿反契丹監軍奏暉爲留後辛未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不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

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于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路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柱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尹氏曰知遠稱帝何以無貶詞夷狄亂華中原無主知遠雖有遷延不救晉室之罪然晉主荒淫姦臣用事不至于大壞極弊而不止今焉虜據京邑四方征鎮皆已臣服幸有河東自立是以少延中國之正氣故綱目書之無貶詞而以分注載胡氏之言于下是亦予之之意也是亦不得已之意也

晉王知遠自將迎故主重貴至壽陽而還

知遠自將東迎出帝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出帝旣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錦州欲自殺不果

劉氏曰書至壽陽還譏非誠也故不書不及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契丹守兵

契丹主聞知遠卽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延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啓關納衆殺契丹數百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晉主知遠還晉陽出宮中所有以勞軍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

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
救民之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
之中外大悅

劉氏曰晉主帝矣稱名何別重貴也至改號漢則不稱名矣
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奉表詣晉陽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副使駱從朗知州事知遠遣張晏
洪如晉州諭以卽位從朗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崇朗推晏洪權留
後遣使以聞晉州民亦相帥殺契丹使者契丹王賜趙暉詔卽以
爲保義留後暉斬其使者焚其詔遣使奉表勸詣晉陽知遠見矩
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知遠早引
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知遠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高防
亦與王守恩謀斬趙行遷殺契丹使者舉鎮降知遠

天台胡氏曰知遠旣得陝又得上黨足以示契丹刑制之勢重
以澶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搖矣

澶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卽五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始苦之瓊帥其徒千餘人
圍郎五于牙城契丹主聞之懼始遣兵救天平李守貞天雄杜重
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中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弟超
奉表晉陽求救知遠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

契丹以李從益爲許王

三月晉王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

三月戊子知遠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此時務之所當先也 辛卯高允權奉表降壬辰高彥郇以并州降

契丹德光發大梁四月死于殺胡林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

夏四月晉以劉信史弘肇為侍衛都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

知遠以從弟信領義武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史弘肇領

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

王章權三司使甲子以蘇逢吉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丙

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

夏四月契丹寇潞州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守嵐憲

契丹將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兵救之又以

節謙為忻代都部署閻萬進為嵐憲都制置使知遠聞契丹北歸

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

晉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契丹以船載晉鎧仗沂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

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

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眾以為然即相與殺契丹監軍

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

行友奉蠟表詣晉陽史弘肇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

崇美等不敢進引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等退保懷州知

陽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五月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敗鎮魏先定河北則

河南拱手自服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傷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欵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降抵陝知遠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以崇爲北京留守李存環副之是日劉晞棄洛陽奔夫梁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丙申知遠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劉氏曰兵未有書所從出者書出晉絳予其得也是策也郭威有力焉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

初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廷勳崇美朝夕遁去若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知遠未決使問弘肇對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降之廷勳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武行德戰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乃擁衆北遁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知遠自晉陽步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知遠由是倚愛之辛丑至霍邑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

其父告之

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于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晉主知遠至絳州降之

初知遠以絳州刺史李從朗拒命遣白文珂攻之未下至是親至
城下諭之從朗乃降知遠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六月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丙辰知遠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契丹補
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
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
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
泣下

尹氏曰從益爲蕭翰所劫綱目書之甚明而知遠必殺之而後
慊亦可謂忮克之甚矣比事觀之其失自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
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于
滎陽甲子知遠至大梁晉藩鎮相繼來降戊辰下詔大赦復凡契
丹所除節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
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號曰余未忍忘晉也

劉氏曰書始何不急辭也知遠之得國也取于契丹之手而其
初猶不忍亡晉之心故綱目于此多予辭

尹氏曰知遠未入大梁以前皆書其名自入大梁以後一書國

主此亦循名責實之意也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爲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其子質于麻答以求援麻答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遣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之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充贍劉氏曰知遠重威皆晉臣也于是不願臣漢則書拒命何重威降敵反噬罪大也不受漢爵而徇外爲援罪益深矣綱目予漢爲故書拒命書討之

冬十月漢主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仲威出降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殺之于繁臺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杜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皆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

司馬公曰漢高祖殺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胡氏曰漢于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之政卽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永年之道况重以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于天漢旣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

庚申

漢乾祐二

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等經略關中漢主更名曰暠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六十

匏瓠編

創業類

三十

閏位偏霸

十

五季篇

六

周郭威篡漢章

太祖皇帝姓郭名威堯山人初從漢主為副將

歐史云郭威堯山人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

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

之常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後唐主威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

遂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美補為軍吏後唐天成中石敬瑭領副侍

衛以威為書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劉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

尤親愛之後知遠所臨鎮常以威從晉天福丁酉六月范延光反
遣楊光遠討之知遠當從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
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平及
知遠鎮并州威從之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晉開運未
契丹陷京師晉王北遷河東將佐勸稱尊號知遠不許威與楊邠
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時人心已一移則反受其咎矣
知遠從之遂即位是為漢高祖時二月漢王以威權副樞密使五
月漢王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先取鎮魏以定河北
威建議宜由晉絳抵陝以取河南漢王從之遂克汴州事詳前章
厄言曰五季得國最為不義朱温為首惡矣唐主存勗而下嗣
源則從存勗滅梁者也從珂則從嗣源反兵者也石敬瑭又與

從珂弑逆者也劉知遠又與敬瑭反唐者也郭威又與知遠叛
晉者也此數雄者並生一時先後十數年間宰相篡奪如出一
轍蓋世變極矣

戊申漢隱帝承祐乾祐元春正月漢王高祖周王承祐立

正月漢王大漸召蘓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
弱後事託在卿輩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發喪即位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初蘓逢吉等所奏楊邠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上言一樞密宜
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
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乃罷李
濤政事欲更進用一樞密以明非已意左右共勸之制以楊邠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爲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

秋八月漢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

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叛漢漢主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兵討之久皆無功八月漢主謂郭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亾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猶

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中白文珂及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二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

胡氏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爲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冲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販國固知竒貨之可居矣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于河中

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威者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等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宿將健聞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牒完固未易輕也不若築長圍而守之俟城中且彼馮城而闚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温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帥之剋長壕築連城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鳴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俟寇潛往來者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天台胡氏曰張敬達之圍晉陽郭威之圍河中皆欲以持重制之然敬達以敗威以勝者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達而緩攻公孫淵亦以有援無援爲緩急耳史言威方畧亦因周之史官潤色已成之文

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爲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

倫詰之總倫曰分野有災得磨滅將盡兄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十一日唐遣兵救李守貞次于海州

蜀兵救鳳翔敗漢兵郭威引兵赴之蜀兵引還

王景崇告急于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進屯散關敗漢兵
趙暉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周光遜王繼勳守城
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我
不得復留于此成敗之機于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
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

已酉漢乾祐三春正月李守貞遣兵擊漢柵大敗

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
兵千餘人襲漢柵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祠神色自若
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裨將李韜援帥眾攻之河中兵
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免已酉威至詞迎馬首請罪威
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為虜噫然虜伎殫於此
矣守貞之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貫與不責其直
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復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飲毋得
私飲愛將李審晨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眾
立斬以徇

夏四月李守貞出兵攻長圍大敗其將王繼勳等請漢軍降

河中城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攻長圍郭威

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王子王繼勳帥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

秋七月漢郭從義誘趙思綰殺之

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從義與都監王峻入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二百人皆斬于市

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郭威克河中克其外郭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主等

及聽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于市徵趙修己爲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藩鎮交通書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反威從之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拊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徘徊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錠而返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白歸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卽以頭子命田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文珂不敢還守恩猶坐客次吏曰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遂出府矣朝廷不之問

歐陽公曰自古亂亾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

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不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尹氏曰郭威易置京尹之事歐陽公論之當矣然綱目但書文珂爲留守自足以見郭威專輒無君之罪而王守恩之逐則不書者蓋守恩自有貪鄙之罪宜於見逐故也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郭威至大梁入見漢主勞之賜金帛衣服王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昔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方鎮

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爲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漢王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發於廟堂發兵饋糧在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蘓逢吉司空蘓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旣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爲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加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胡氏曰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卽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

尹氏曰恩賞之頒人主之大柄也而以郭威請加言之則亦不

待舉兵而知其自帝矣

劉氏曰此高歡分封邑以頒勳義之遺智也高歡不書請此其書請何罪從之者也威於是已有收人心之意矣而其主復從之不惟失於濫賞而恩已盡歸於郭氏矣是故祿山之將反也請以蕃將伐漢將綱目書請書從之威之將募也請加恩將相藩鎮綱目書請書從之皆咎從之者也

冬十月契丹侵河北溪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十月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漢主憂之己丑遣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辛亥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趨鎮定戊午威至邢

十一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庚戌

漢乾祐三

夏四月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正月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詔止之二月甲申威行北邊還四月辛巳漢以契丹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議以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蘓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旣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

大劔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有隙
既而章復置酒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閑其事逢吉戲之弘肇大
怒以醜言詬逢吉欲歐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劔欲追之楊邠哭止
之曰蘇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取思之於是將相如水火
矣漢主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

五月郭威赴鄴

郭威辭行言于漢主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
秋有事宜直實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於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
明審竊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
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漢主歛
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
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冬十一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
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

漢主自卽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
掌財賦章聚斂刻急百姓愁怨漢主左右嬖倖侵用事太后親戚
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左右因譖於漢主謀誅邠等弘肇與
邠章入朝殿中伏甲殺之遣孟業齎密詔令李弘義殺王殷于檀
州郭崇威殺威及監軍王峻于魏孟業至檀州弘義不敢發乃引
孟業見殷殷囚業遣使以密詔示威威召樞密使魏仁浦示以詔
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
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

待死威乃召郭崇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拔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趙修已謂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吳虔裕入朝漢主聞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

老爲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閩晉卿吳虔裕張彥超將禁軍趣檀州是日威已至檀州李弘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從威涉河漢主遣內養驚脫覘威威獲之以表置脫衣領中使歸白漢主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御諸軍退歸鄴都漢主得威奏以示李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明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威至滑州義成節度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

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仇侯益輩何能爲乎
王峻徇于衆曰我得公處分侯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踴躍驚
脫至大梁前此漢主議自往澶州聞威已至河上而止甚有悔懼
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
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車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
以誘之威軍至封丘人情怙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亾
也慕容彥超言於漢主曰臣視北軍猶蟻螻耳漢主復遣表義劉
重進帥禁軍與侯益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
軍遇於劉子陂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亾
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
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漢主不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兩軍不戰

漢主還宮明日旣陳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群小非敢敵天子也慎
勿先動久之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李榮率騎兵拒之彥
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于是諸軍奪氣稍
稍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
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
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于北彥
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
宿于七里寨餘皆逃潰詰旦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板上下馬免
胄往從之至則已去矣漢主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拒之漢
主回至趙村爲亂兵所殺蘇逢吉等皆被殺威聞漢主遇弒號慟
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

第遣何福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烟火四發軍入白再
榮之弟執再榮盡掠其財刎其首而去右千牛衛大將軍趙鳳曰
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
侍中意耶執弓矢據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
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王殷郭崇威言於威曰不止剽掠
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
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威使人追求之尋復其位威
命有司遷漢主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
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以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
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
此行不易

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入京師百官謁之周祖見道猶
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意
故禪代之謀稍緩按周祖舉兵既克京城所以不卽爲帝者蓋
以漢之宗室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贇在徐州若遽代禪慮三鎮
舉兵以興復爲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迎贇而立之使兩鎮
息謀俟其離徐已遠去京稍近然後并信除之則三鎮去其二
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爲敵者惟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
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者正欲示噐宇凝重耳
胡氏曰楊邠胥吏郭威軍卒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故欲出之豈
預知威之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
安能遽賢於楊郭使隱帝驕侈不生嬖倖不用而禍亂不作乎

不然與郭威以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樞密使未必能篡位耶是故漢之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之言用不用也

胡氏又曰道嘗謂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外爲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以是屈威其說誤矣

尹氏曰漢主一旦無故殺其大臣故邠等皆書殺而不去其官則曲在漢主明矣郭威遇禍舉兵而不免書反者威有無將之心因亂而爲已利也漢主書殺而不書弒者已實有罪故也權其輕重而折衷之所以爲綱目與

劉氏曰書官以殺殺罪也一日而殺大臣二又將益之無道甚矣故斥書名威既書反則其不書弒何承祐寵信讒邪多殺大臣是亦一夫而已故特書殺以爲萬戒此綱目之變例也

丘氏濬曰按通鑑隱帝出勞軍將還宮室玄化門因劉銖射左右回轡至西北趙材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綱目書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汪氏考異謂書殺爲誤尹氏劉氏皆以爲書殺不書弒罪承祐也夫史之作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隱帝之死在威未入城之先其死之時史明言郭允明露刃隋帝後歐陽五代史於帝紀書曰郭允明反於允明傳云帝出走趙村允明追之弒帝於民舍而自殺及太后困郭威早立嗣君之情亦下誥云允明弒逆說者謂太后大誥云然郭威之志也劉恕亦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弒逆蓋郭威實殺帝事成之

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爾夫當帝入朝舍之時在其左右者皆其平日所親信者也未必有威之黨謂爲威弒不可也然威雖不弒帝而帝所以倉皇出村落之中而至於野死者誰所致耶威雖不無而實得弒之罪矣然比之造謀加工之獄則有問矣此史闕所以不敢從綱目之書殺而不不敢歸以弒逆之大罪也

考異曰按僭國無統則曰某人弒其君某此郭威實漢王上臣上既書及下當書弒且湘陰公未嘗卽位君臣之位未明舊史書殺湘陰公於宋州綱目特書威弒以示戒竊意當從提要作弒其王爲是尹氏曲爲之說非朱子筆削之意也然此條郭威上漏侍中樞密使五字

考證曰尹氏云漢王書殺而不書弒者已實有罪權其輕重而折衷之夫隱帝無道君王也况郭威受太祖托孤之命則當於其襲位之初以道正之匡救其惡豈可因其釁隙遂爲篡弒哉發明尹氏以隱帝有罪而折衷之以臣弒君何折衷之有新安汪氏曰秦二世隋煬無道夷狄臣下殺其君長猶皆以弒書今正其誤殺當作弒猶恐惑於尹氏故并及之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

丁亥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識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於是郭威王峻議立贇帥百官表請太后誥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

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
軍事皆合其宜誰爲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
得之甚喜令草太后詔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
其宜

漢太后臨朝漢以王峻爲樞密使王殷爲侍衛指揮使

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北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
壬辰太后始臨朝

尹氏曰王峻王殷二人皆郭威之黨也故書之以見大權之所
歸

漢誅劉銖及其黨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



